

抱經堂文集



抱經堂集三
十四卷

四部叢刊集部

翰林院侍讀學士盧公墓誌銘

金壇段玉裁撰

公諱文弢字紹弓號抱經其先自餘姚遷杭州曾祖父承芳明末建平令有治績祖父之翰有春柳堂詩父存心恩貢生召試博學鴻詞有白雲詩文集母馮太恭人馮先生景女也公生而穎異濡染庭訓又漸涵於外王父之緒論長則桑先生調元壻而師之馮桑二公皆浙中懋學之士故其學具有原本乾隆戊午舉順天鄉試壬戌考授內閣中書壬申以一甲第三人成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丁丑命尚書房行走遂由左春坊左中允洊陞翰林院侍讀學士爲乙酉廣東正典試旋提

督湖南學政戊子以學政言事不當例議左遷明年先生以繼母張太恭人年高遂請歸養時年五十有四公好校書終身未嘗廢在中書十年及在尚書房與歸田後主講四方書院凡二十餘年雖耄孳孳無怠早昧爽而起緡閣點勘朱墨竝作几閒鬪鬪無置茗盃處日且冥甫出戶散步庭中俄而篝燈如故至夜半而後卽安祁寒酷暑不稍閒官俸脯脩所入不治生產僅以購書聞有舊本必借鈔之間有善說必謹錄之一策之間分別逐寫諸本之乖異字細而必工今抱經堂藏書數萬卷皆是也校讎之事自漢劉向揚雄後至

聖朝極盛公自以家居無補於國而以刊定之書惠學

者亦足以餽益 右文之治出所定經典釋文孟子音
義逸周書賈誼新書春秋繁露方言白虎通荀卿子呂
氏春秋韓詩外傳獨斷諸善本鏤版行世又苦鏤板難
多則合經史子集三十八種如經典釋文例摘字而注
之名曰羣書拾補以行世所自爲書有文集三十四卷
儀禮注疏詳校十七卷鍾山札記四卷龍城札記三卷
廣雅釋天已下注二卷皆使學者覬正積非蓄疑渙釋
向時棄官歸天下爲公惜之然羣摩歲月衣被將來昌
黎子云雖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
議之者公治經有不可磨之論其言曰唐人之爲義疏
也本單行不與經注合單行經注唐以後尚多善本自

宋後附疏於經注而所附之經注非必孔賈諸人所據之本也則兩相鉏鍤矣南宋後又附經典釋文於注疏間而陸氏所據之經注又非孔賈諸人所據也則鉏鍤更多矣淺人必比而同之則彼此互改多失其真有改之不盡以滋其鉏鍤者故注疏釋文合刻似便而非古法也其讀書特識類如此公生於康熙丁酉六月初三日卒於常州龍城書院乾隆乙卯十一月廿八日也年七十有九平生事親孝謹年七十三喪繼母猶盡禮與弟韶音友愛篤於師友之誼皆鄉邦所共信者配桑氏謝氏楊氏子四人慶詒武謀皆太學生慶詒踵公沒武謀早逝慶鍾慶錄皆業儒女四人適庠生周方岳江寧

府知府李堯棟舉人陳春華庠生朱元燦孫男一人能庸孫女二人公之沒也無以爲家公之執友有爲謀以抱經堂書數萬卷歸有力有力仗助其家待公子孫如約取歸如南陽井公與晁昭德故事慶鍾慶錄曰先人手澤存焉雖貧安忍一日離也烏呼公可謂有子矣嘉慶元年十一月廿四日與柔謝楊三恭人合葬仁和芝芳橋之原公之弟子臧鏞堂以公與余相知最深來請銘銘曰

先生與余交忘年一字剖析歡開顏十年知己情則堅先生一去予介然歸於其宮神理繇其書可讀其澤延

皇清誥授朝議大夫前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

學士抱經先生盧公墓志銘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內閣侍讀學士前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大興翁方綱并書

公姓盧氏諱文弨字紹弓號磯漁又號檠齋晚更號弓父抱經其堂顏也人稱曰抱經先生其先自范陽遷越又自餘姚遷居於杭曾祖承芳建平令祖之翰父存心恩貢生應試宏辭科公以乾隆戊午中順天鄉試壬戌授內閣中書壬申一甲第三人進士授編修丁丑會試同考官尚書房行走戊寅署日講起居注官陞左春坊左中允翰林院侍讀甲申陞翰林院侍讀學士

乙酉主廣東鄉試丙戌會試同考官視湖南學政戊子
以條陳學政事降調還都旋假歸里至壬子猶賦重游
泮宮詩年七十九而卒公前後在中書十年在翰林十
有七年又前後掌鍾山紫陽書院及崇文龍城婁東暨
陽晉陽壘主講席著錄稱極盛焉公精於校讎於陸氏
經典釋文取宋本參校又別爲攷證附本書後又於逸
周書孟子音義賈誼新書春秋繁露方言白虎通西京
雜記蔡邕獨斷諸書皆彙諸家校本詳勘刊正又於友
朋相質若荀子呂氏春秋釋名韓詩外傳顏氏家訓封
氏聞見記左傳古義謝宣城集皆手加是正又於五經
正義表若周易禮記注疏若呂氏讀詩記若魏書宋史

金史若新唐書糾謬若列子申鑒新序新論諸本脫漏者咸加薈萃曰羣書拾補并系以校語公精研許氏說文晚復雅意金石文字之學所著述古文集外有廣雅注釋訂正儀禮注疏史記索隱而鍾山龍城札記及其他題跋件繫攷證之書不可勝記卽以秀水朱氏經義攷公所補正手書草槁以寄方綱出於方綱所補正千餘條之外者此尚皆未刊行者也公爲人方嚴誠篤事親孝與人忠其殫竭心力爲人所難能者筆不勝書而方綱於其嗣君之請志墓專詳於所訂諸書者校讎經籍之功近世儒林之所少也公生康熙丁酉六月三日卒於乾隆乙卯十一月二十八日娶桑氏繼娶謝氏楊

氏子男四慶詒附監生武謀監生慶鍾慶錄女四孫男
一以嘉慶元年十二月葬于芝芳橋之原銘曰

盧氏系出稽自范陽大小戴記解詁始詳淵矣先生後
先相望緝之禮注功續議郎整齊百家訓故三倉包羅
羣粹攬摭眾長先生精靈汗竹有光須友之齋康成禮
堂學海長瀾環滙於杭詒厥後人湖山澤長

抱經堂文集目錄

卷一

對策 朝考卷 散館卷

應 殿試策

誠無爲幾善惡論

擬察茂材異等詔

時政疏

責難賦

卷二

序一

聖廟樂釋律序

丁小正校本鄭注周易序

王厚齋輯鄭氏注尚書序

尚書大傳考異補遺序

增校王伯厚詩攷序

王伯厚輯古文春秋左傳序

春秋五測序

讀大學衍義補膚見序

中庸圖說序

新刻古文孝經孔氏傳序

鄭氏注論語序

孟子章指序

重雕經典釋文緣起

九經古義序

卷三

序二

吳槎客子夏易傳義疏序

李旣方補李鼎祚周易集解序

校本韓詩外傳序

春秋內傳古注輯序

儀禮注疏詳校自序

重校方言序

段若膺說文解字讀序

聲音發源圖解序

雕洪景伯不全隸韻序

校刻白虎通序

卷四

序三

皇朝武功紀盛序

史記索隱校本序

校定熊方後漢書年表序

錢晦之後漢書補表序

續漢書律歷志補注序

翰苑羣書序

關帝事蹟徵信編序

漢董孝子廟志序

續高士傳序

新安汪氏增輯列女傳序

越女表微錄序

桐鄉沈氏家乘序

三峯盧氏家志序

江寧王墅孫氏族譜序

蘇州袁氏家譜序

甬東盧氏族譜序

補元和郡縣志序

新定元豐九域志序

襄垣縣志序

卷五

序四

新校說苑序

惜陰錄序

遠異錄序

李東昇勸善書序

硯北雜錄序

新刻金薤琳琅序

庚子銷夏記序

鮑氏知不足齋叢書序

卷六

序五

先祖春柳堂詩鈔小序

汪津夫先生詩鈔序

戴剡屏定邊雜詩序

靜志居詩話序

江慎修河洛精蘊序

戴東原注屈原賦序

戴氏遺書序

孔百城補杜氏釋例世族譜序

重刻何注孔氏家語序

新雕柳仲塗河東集序

吳國山碑攷序

居官必閱錄序

杜詩雙聲疊韻譜序

輯盧子幹禮記解詁序

爾雅漢注序

卷七

題辭

重校經史題辭

周易注疏輯正題辭

七經孟子考文補遺題辭

題三立書院所藏通志堂經解卷首

題鍼膏肓起廢疾發墨守

重校關中新刻淮南子題辭

題張之象注鹽鐵論

新雕西京雜記緣起

題春渚紀聞

三水小牘題辭

揮麈錄題辭

題癸辛雜誌

對牀夜語題辭

碧血題辭

史糾題辭

題明史藝文志稿

莊香陞古文彙鈔補題辭

羣書拾補小引

劉隨州文集題辭

題宋板施注蘇詩

遺山樂府題辭

遺山樂府選題辭

米襄陽畫史題辭

爲桂明經未谷題說文統系圖

題桑東愚先生松林采藥圖端

題虞山趙氏增置祀田碑記

題嚴葆林香照圖後

四時尋樂圖題辭

四蓮池題額

卷八

跋一

十三經注疏正字跋

郭氏傳家易說跋

融堂書解跋

呂氏讀詩記跋

王厚齋詩攷跋

何楷詩經世本古義書後

春秋尊王發微跋

張氏春秋集傳跋

書春秋繁露目錄後

惠定宇春秋補注跋

不全宋本左傳跋

書公羊注疏後

方望溪鍾蔗經兩先生刪訂周禮訂義書後

魏華父儀禮要義跋

書校本儀禮後

新刻大戴禮跋

夏小正補注書後

書楊文定公大學中庸講義後

孟子注疏校本書後

十一經問對跋

五禮通考跋

廣韻跋

張萱彙雅前編書後

卷九

跋二

竹書紀年統箋跋

題越絕後

中興館閣錄續錄跋

書鈞磯立談後

夢梁錄跋

書歸潛志後

兩漢刊誤補遺跋

新唐書糾謬跋

咸淳臨安志跋

嘉泰會稽志跋

蠻書跋

書西藏見聞錄後

水道提綱跋

書徐霞客遊記後

城東雜記跋

書錄解題跋

新訂書錄解題跋

卷十

跋三

書荀子後

書校本賈誼新書後

李軌注揚子法言跋

書鶴山雅言後

荷亭辯論跋

書學部通辨後

書鵠冠子後

書陸農師解鵠冠子後

聚珍版本鵠冠子書後

鬼谷子跋

書韓非子後

書呂氏春秋後

書子華子後

崔豹古今注書後

玉照新志跋

書東坡志林後

湛淵靜語跋

書真誥後

卷十一

跋四

書北夢瑣言後

侯鯖錄跋

書塵史後

書石林燕語後

書泊宅編後

游宦紀聞跋

輟耕錄跋

書七脩類藁後

書韓門綴學後

書楊武屏先生雜諍後

再書雜諍後

山齋客譚跋

書鄭芷畦先生傳記後

書楊恭士撰先外祖墓表後

題劉烈母詩卷後

卷十二

跋五

書易史後

書儀禮識誤後

春秋長歷書後

石臺孝經跋

題九經古義刻本後

釋夢英十八體篆書跋

釋夢英篆說文偏旁字原跋

校孫奕示兒編訖因書其後

書吳葵里所藏宋本白虎通後

題朱文游所藏白虎通小字本後

題朱文游所藏元大德刻本白虎通後

劉子跋

書鐵圍山叢談後

書周恭叔浮沚集後

書毘陵集後

高恥堂稿跋

題張氏所刻栲栳山人詩集後

題曹荔帷遺詩後

書張蒙山葬高氏九棺記後

題顧懷祖秀才所藏先世圖像後

卷十三

跋六

書鄭司農集後

書毛氏袖珍本陶集後

書王右丞集箋注後

李元賓文集跋

題賈長江詩集後

再題賈長江詩集後

徐常侍文集跋

胡方平文恭集書後

尹河南集跋

書李泰伯文集後

劉公是集跋

后山詩注跋

樂圃餘彙跋

絜齋集書後

卷十四

跋七

書晦菴題跋後

玉楮詩彙跋

劉後村集跋

剡源集跋

仇山村金淵集書後

書李空同詩鈔後

跋西北之文

景菊公先生詩集跋

濂洛風雅跋

題王阮亭先生感舊集後

文心雕龍輯注書後

碧溪詩話跋

逸老堂詩話跋

卷十五

跋八

漢衛尉衡方碑跋

漢蕩陰令張遷表頌碑跋

漢博陵太守孔彪碑跋

漢倉頡廟碑跋

漢孔褒碑跋

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跋

北魏汲縣齊太公廟碑跋

唐光祿大夫張琮碑跋

唐禮部尚書張育碑跋

唐汾陰獻公薛收碑跋

唐襄國公段志弘碑跋

唐申文獻公高士廉碑跋

唐贈太常卿褚亮碑跋

武周夏日遊石淙詩石刻跋

武周珍州榮德縣丞梁師亮墓志跋

唐紀國先妃陸氏碑跋

唐于維則建陀羅尼經幢跋

唐濟度寺尼惠源和上神空誌銘跋

唐王居士塲塔銘跋

唐義興周夫人墓誌跋

唐顏魯公書東方曼倩畫贊跋

唐內侍李輔光墓志跋

唐清淨智慧觀身經銘碑跋

唐太常丞贈諫議大夫溫佶神道碑跋

唐西平郡王李晟神道碑跋

宋穆庭秀穆伯初二墓表跋

宋龍泉山普濟禪院碑銘跋

元重立開化瑤巖關記跋

元少中大夫梁天翔碑跋

近刻隨姚恭公墓志跋

卷十六

跋九

漢廬江太守范府君碑跋

漢瓦當字跋

幽州昭仁寺碑跋

同州聖教序跋

松江曹氏所藏淳化閣帖書後

書黃長睿題跋後

東觀餘論跋

書金石史後

跋桂未谷所藏何義門評庚子銷夏記

海剛峯墨蹟跋

題茅鹿門示子卷後

楊忠愍與鄭端簡牘書後

周忠介墨蹟跋

蕉隱亭記書後

茶毘羊記跋

書傅長芳臨歐陽率更化度寺碑後

劉文正公自書手記跋

跋梅二如所藏徐夔州墨蹟

又跋梅二如臨徐又次太守手卷

題方訥菴會試朱卷後

德隅齋畫品跋

圖畫見聞誌跋

書格古要論後

書五曹算經後

又跋

卷十七

書一

上桑弼甫先生書

與桑虎竹書

與薛澱山書

荅陳儆唐書

與張東之內弟書

與備三兄書

與從子沂州守石林書

與從子掌絲書

與金崞縣天來書

與申笏山侍讀書

卷十八

書二

上黃崑圃先生書

復秦味經先生校勘五禮通考各條書

寄孫楚池師書

與趙敬夫書

與程致堂進士書

與彭允初進士書

答彭允初書

卷十九

書三

荅錢辛楣詹事書

與辛楣論熊方後漢書年表書

荅汪容甫書

荅沈南雷禮部書

荅朱秀才理齋書

與理齋書

再荅理齋書

與周林汲太史書

卷二十

書四

與王懷祖庶常論校正大戴禮記書

與陳立三上舍書

與孔漢谷書

與丁小正進士論校正方言書

卷二十一

書五

答孔漢谷書

與鮑以文書

與翁覃溪論說文繫傳書

答秦西巖問母在爲妻杖否書

答袁簡齋書

與謝金圃學使書

與弟書

與梁曜北書

荅臧生在東書

與友人論無服之殤書

卷二十二

議

駁堯冢在平陽議

後議

歸奇於劫以象閏論

名諱辨一

名諱辨二

外傳周語昔我先王世后稷證
佳兵者不祥解

卷二十三

策問

廣東鄉試策問五首

湖南科試諸生策問九首

擬策問一首

卷二十四

答問

答董生問

卷二十五

記

吳江嚴豹人二酉齋記

杭州重建機神廟記

旌德縣建登瀛橋碑記

重修紫陽書院碑記

麗景校書圖記

張荷字夢母圖記

蔡施秉守城記

記烏程袁孝子刳肝事

卷二十六

傳一

楊文定公家傳

候選主事蒼毓楊府君家傳

黃河同知蔣君家傳

卷二十七

傳二

孫文定公家傳

四川布政使長芳李公家傳

卷二十八

傳三

浙江督糧道一齋金公家傳

分巡松江太倉兵備道南村鍾君家傳
卹贈道銜中憲大夫孫君勛堂家傳

卷二十九

傳四

四川安邊軍民府知府季章閻公家傳

拔貢生注選直隸州判張公佩家傳

周君坦之家傳

瞰江山人傳

族子天保縣知縣孚尹小傳

姚君廣之家傳

承文學應詔小傳

國子監生丁君體會家傳

盧君靜夫家傳

陳祇園先生家傳

卷三十

傳五

浙江紹興府知府朱公涵齋家傳

廣德州學正孚堂朱君家傳

李蠡塘先生家傳

朝議大夫學南瞿公家傳

文學朱梅友家傳

國子監生洪君家傳

梅式堂小傳

梁孝廉處素小傳

卷三十一

傳六 事略

夏節母傳

江陰張節婦傳

李節婦顧恭人傳

汪氏雙節傳

節婦楊孔氏傳

萬孝女傳

盧母包孺人傳

張貞女事略

節孝王太君事略

卷三十二

墓表 墓碣

山西汾州府知府雷公墓表

湖廣道監察御史蔣公墓表

處士吳愚齋墓碣

國子生朱君補堂墓碣

奉直大夫候選直隸州同知吳君墓碣

卷三十三

墓誌銘

秦封公墓誌銘

贈奉直大夫永順縣教諭費君墓誌銘

翰林院侍講學士澗泉秦公墓誌銘

贈大理寺卿王公墓誌銘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提督山東學政忍廬黃公

墓誌銘

封儒林郎翰林院編修邵君墓誌銘

浙江杭嘉湖海防兵備道周公墓誌銘

黃母方孺人墓誌銘

馮恭人墓誌銘

談孝貞墓誌銘

卷三十四

墓誌銘

贈奉直大夫煥文吉公墓誌銘

贈中憲大夫鄉飲大賓作菴劉公墓誌銘

鄉貢生盧府君墓誌銘

待贈文林郎增廣生毅齋陳府君墓誌銘

文林郎錢塘縣知縣魏公墓誌銘

奉直大夫吏部文選司主事汪君墓誌銘

文學陳少雲墓誌銘

贈中憲大夫予寧秦公墓誌銘

文林郎施秉縣知縣朱君墓誌銘

閻考功哀辭

孔蕙谷戶部哀辭

祭汪容甫文

乙卯之春抱經先生整比自著文集至冬十一月已刻成二十五帙尙未定卷次先後而先生遽歸道山鮑君以文力任剞劂工以鯤與先生有知己之感因屬校讎末學膚淺豈足窺先生之奧竅幸孫頤谷侍御相與商推采選指示體裁又與桑孝廉典林定標目之例去取嚴審庶無遺憾然先生餘橐尙夥其續刻十餘卷當誣梁君曜北定之梁君亦諛不容辭也憶先生嘗言前輩文集有係後人編次者體例多未盡善故於垂暮之年手編付梓以及見書成爲幸乃此志未遂畱恨而歿嗚呼惜哉嘉慶二年秋七月蕭山後學徐鯤謹識

抱經堂文集目錄終

折齋文集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助梓姓氏

秦恩復

敦夫

揚州

秦震鈞

無錫

朱子鄂

蒨士

松江

楊復吉

慧樓

吳江

梁同書

山舟

錢塘

吳騫

槎客

海寧

吳英進

階陞

海寧

金泳

星涵

仁和

金棫

松厓

仁和

陳希濂

澱水

錢塘

嚴樹萼

茂先

歸安

溫純

一齋

烏程

金德興

鄂巖

桐鄉

張湘

補帆

嘉興

顧脩

棗厓

石門

方薰

蘭坻

石門

柳兆勳

書旂

蘭谿

戴殿海

朗峯

浦江

校訂姓氏

孫志祖

頤谷

仁和

徐鯤

北溟

蕭山

鮑廷博

以文

歙縣

鮑文韶

紹音

餘姚

抱經堂文集卷第一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對策 朝考卷 散館卷

應 殿試策 壬申

制曰朕紹承大統撫御萬邦宵旰孜孜勤求治理所冀
內外臣工靖共爾位閭閻黎庶共慶盈寧羣材之登進
日隆邊境之敕寧益永庶幾海內臣民共登上理焉顧
官方或未盡肅民食或未盡豐取士之術猶疎邊圉之
防未備將何以整綱飭紀以臻郅隆之治與國家設官
分職所藉以熙績亮工宣上德而達下情也唐虞之世
五臣四岳九官十二牧師師濟濟一堂之上同寅協恭

用能明良喜起成中天之盛治然雖有都兪不廢吁咈
一時動色相戒者猶以叢脞爲虞觀賡拜颺言慎乃憲
屢省乃成其交相責者何至也朕日以修和之盛望之
內外大小臣工顧因循瞻顧之私或猶有未盡化者官
方之砥礪其道奚從農者天下之大本也德惟善政政
在養民開其資財之道斯以蓄積多而備先具周家稽
事啟國爰興八百之基逮至西漢文帝蠲租勸農之詔
屢下而皆以務本爲兢兢豈非治要之所在與今幅員
日廣民生日繁游惰雜處其閒雕文刻鏤傷農之事愈
興俗尚奢靡罔知節儉朕勤求民瘼閭閻之疾苦纖悉
周知偶有偏災賑恤立沛然裕民足食之道有不得不

深爲計者今欲重農事而務本計其道安在制科取士所以振淹滯儲任使也登明選公責任有司鑑空衡平言乎公則生明也比年以來加意釐剔宐人知畏法罔敢觸禁矣而不謂舞弊者之卽生於察弊此雖千百人中僅亦一見抑或者處士虛聲恩門年誼習俗相沿流風未殄與司衡者秉校士之任當使寒峻無淪落之虞菲材絕覬覦之念斯無負闢門籲俊之盛典宐何如立法俾宿弊永蠲以光文治與國家文德旣修武事必備防邊固圉綢繆未然非以誇遠略也漢唐宋以來兵制迭更其閒善否或亦有可採求者與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選將固在所重矣然將非兵莫與爲用兵非將

莫與爲統聯屬之方嫻習於平時誠不可緩我國家全
付所受土宇販章亙古罕匹而將士之勇韜略之嫻訓
練之精制勝之神皆遠過前代惟是承平日久或狃於
逸樂易致廢弛則修明武備以慎固邊圉所宜豫爲籌
論者也凡此者上自廟堂下周鄉國本保泰持盈之心
籌制治保邦之要思皇多士久霑雅化其以素所蘊蓄
者詳著於篇朕將親覽焉

臣對臣

聞帝王之治天下也如治巨室然公卿者

棟梁也百執事者茨蓋也民也者基址也士也者
儲蓄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皆不可
不朝念而夕思也天下至大百官兆民至眾與夫

庠序之修明邊圉之鞏固其事皆萃於人主之一身而要其所以致治之具無他焉在慎守其紀綱而已矣蓋信賞必罰者治天下之大柄也以正官方則忠盡自矢之臣必重其任而善遇之其背公營私者在所必斥也以裕民生則課農務本之吏必著其勞而優獎之其治理無狀者在所必罷也以端士習則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而因言亦當覈其邪正之分以嚴武備則選將必取其有謀練士必取其用命而有事更必明其功罪之實此所謂慎守其紀綱者也蓋雖聖王在上不能使朝盡無僉壬野盡無游惰學校必無辱行之士四

境必無竊發之虞而其所以卒成至治者道不越乎此欽惟

皇帝陛下具清明剛健之德又深以格致誠正之學敬存於宥密而事協於大中固已知人善任而作其寅恭重農薄賦而足其生計尚經義崇實學以求有用之才勤訓練慎封疆以獲救寧之效乃猶聖不自聖進臣等於

廷而策以整飭官方之道備裕民食之圖與夫作士防邊之善術臣之愚陋何足以知之然

清問所及不棄芻蕘臣敢不罄其愚衷以爲拜獻之資乎伏讀

制策有曰設官分職所藉以熙績亮工宣上德而達下情而因及乎砥礪之有其道臣惟王者所與其治天下內有輔弼之臣外有司牧之職皆所以承流而宣化也唐虞之世五臣九官所以治其內四岳十二牧所以治其外師師濟濟稱極盛矣而君臣之間動色相戒其臣之所以進勉者必曰無怠無荒其君之所以倚毗者必曰予違汝弼蓋皆以克艱爲心而不敢一刻自暇逸也夫同寅協恭之義言君與臣同此敬畏之心也天命之難諶民情之難保雖當太平無事之日而持盈保泰彌凜日中之戒推其心豈不願有都兪而無吁咈哉然而不

能已者安危治亂之幾相爲倚伏而惟恐失於不
及覺故兢兢乎慎之又慎然後可以免叢脞之咎
而常保此明良喜起之休風也惟其同此寅恭之
心故和衷之美亦於斯而見焉非若以水濟水之
謂苟君所謂可雖有否焉而亦曰可君所謂否雖
有可焉而亦曰否此則因循瞻顧之私非純臣之
所宜居心也夫臣之所以事君但當衡之於道不
當承望意旨以爲迎合之計君之所以察臣亦惟
斷之以道不當樂其將順以開諛悅之風則職事
得以修舉而大小臣工自無不精白一心以期報
稱矣

制策又以養民必開其資財之道斯蓄積多而備先具
而因籌其何以重農事而敦本計臣惟古者計口
受田故其時無不耕之民而可以嚴游惰之罰後
世田既不可井授故間民之遨於城市者官不得
而稽之此固勢之所無如何也然民不可稽而田
則可稽其歲墾成熟者固無以議爲矣至若汙萊
無主之地皆當召民認佃給爲永業而毋急於陞
科則庶幾無不耕之土矣臣觀七月之詩于耜舉
趾而婦子往饁則田峻見其勤而喜之其著於雅
者曰攸介攸止烝我耄士又曰禾易長畝終善且
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此可見耕雖民事而亦貴

在上者有以勸之也漢世力田與孝弟竝重凡朝廷有行慶施惠之典必首及焉其重農也如此今牧民之有司其亦有知此意者乎母亦簿書訟獄之務繁而有所不暇及也且漢時賈人不得宦爲吏而七科謫中則雖大父母有市籍者亦不得免焉其賤賈人也至矣而言者猶病其奢侈侈令民有不勸耕之心後世更無此禁而奇技淫巧相競爲侈靡之習者大率自賈人開之愚民慕效浸成風俗此其傷農事也實甚農事傷則饑之本故一值水旱之不時而匱絀立見然則爲今計者當以課農勸儉之效責之有司而母專以聽斷幹辦爲殿

最則耕九餘三之盛其復見乎

制策又以制科取士所以振淹滯儲任使將令寒賤無淪落之虞菲材絕覬覦之念當如何立法以調其宿弊臣惟古者鄉舉里選之制既已不可復行而九品中正亦行之不能以無弊惟試之文詞而定爲糊名易書之制主司但擇其文理之優者取之無所牽制於毀譽之口無所熒惑於愛憎之情法至善也然考之唐時士品之卑汙甚矣呈身識面自銜自鬻之習恬然爲之而不怪司文衡者初以專官主之故關防不密而要挾請託至於再三而不已此則久於其任之弊也今主文之人初無一

定其於防閑之法可謂更精乃猶有弊習之未革者利祿之途人競豔之下以求知己上以植私門且見援引推薦之習古亦有之也乃遂不顧法禁而冒焉爲之不知公則生明理實相因司文衡者果有爲國得賢之心而鑑空衡平憑文取錄雖不能盡無遺才之憾然才之爲所得者亦應十收八九苟私其所愛而飾爲憐才之論無論其所謂才者未必才而品之不可問已較然矣此則斷無可寬假者也雖然貢舉者取士之法也而教之則在於平日誠使師儒之選得其人以充之使士皆知立品植學而不爲利祿之誘則其未達也不急於

求知其既達也亦自無徇私舞弊之失矣

制策又以防邊固圉綢繆未然而因豫籌乎兵將之嫻習臣惟廟堂制勝之略莫重乎擇將將苟得人則訓練有方行陣整飭士卒皆服從其教懷其惠而畏其威如是雖使之蹈水火可也爲將之道非唯覈名數勤操演遂可以盡其責也凡山川之險易道途之紆直與夫器械之異宜人材之異適皆當熟悉於平時夫然故舉而用之真如臂指之相使矣至考古昔兵制漢時京師有南北軍皆郡國之士更番直上而郡國亦有材官騎士常以八月爲都試之期至東漢罷之論者咸議其失唐初府兵

抱經堂文集 卷一
本西魏北周之遺制也其後屢變而遂有養兵之費如宋之所謂長征兵者亦然平時虛糜物力而臨事訖不可用有急復主召募然亦何可恃耶今時無屯聚之兵無專輒之將內外相維文武協力此其所以遠軼前代也我

皇上安不忘危靜而待動故將驕卒惰之失無有也黷武窮兵之失亦無有也然則禦邊之善術誠莫外乎此矣不輕遽以徼功不姑息以養禍將亦豈能舍是而爲良哉凡此者臣以爲風示磨厲之道皆在上也要皆由我

皇上運健行不息之神而盡凝命勅幾之實故惟臣欽

若而以成大法小廉之治惟民不應而以還力本
節用之風取士必得而砥礪不至濫收馭將有方
而潢池不憂小警則我

國家之治化自比隆於唐虞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
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朝考誠無爲幾善惡論

王申

誠者天道也天道無爲聖人亦無爲其未至乎聖者不
能純任自然也其要必在從其發念之始而嚴辨之故
言誠莫詳於中庸而其首章必先之以慎獨周子蓋有
會於夫子之所言而因爲之闡其旨曰誠無爲幾善惡

斯豈周子之創見哉嘗試論之天道一誠而已而其功用則有陰陽其在人也寂然不動之中眾理悉具渾然在中者誠也而其幾之動也則有善有惡善之念當引而伸之惡之念當銷而去之夫人莫不謂然然善固善矣而善之中有未盡善者焉亦猶之惡矣惡固惡矣而惡之中有實非惡者焉亦不失爲善矣是尤在所當察也何以明之如欲爲一善事而或有所爲而爲之此不已害於誠乎又如欲殺一人而實救眾人之命則剛斷者善而姑息者非善也故人之善惡亦如天道之有陰陽相對待而爲用人能察幾則善惡皆可爲吾用矣且誠之無爲也亦有其致力者在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

乎其所不聞此靜養之功也至發念之始在乎動靜之
交唯己知之故謂之獨喫緊檢點全在此時過此以往
則精神方馳騫於事爲之末計校於成敗之間國人舉
得議論其得失而在己反莫識其由來矣獨之不慎雖
悔焉追顧欲察幾必先知明理理不明則以善爲惡以惡
爲善素未精審而當幾惡能辨之不爽也故中庸又言
誠身必先明善苟不知此必有誠非其誠者大學之言
知至而后意誠其亦此意也夫

朝考擬察茂材異等詔

王申

非常之人不世出朕殊不謂然愛珠玉者珠玉至愛千
里馬者馬亦至世未聞乏珠玉與千里馬也患公卿大

夫無與佐朕芻求之念耳天下至大人民至眾朕一人豈能周知士豈無瑰瑋殊特而無由上聞者乎其令郡國察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朕且以觀在位者知人之明焉

朝考時政疏

王申

臣謹奏臣惟御史所以安民而重內所以寧外夫張官置吏皆所以爲民也以畿輔重地化導撫卹之政尤當加意庶編氓不致失所以墮

聖懷乃臣竊見直隸一省差務殷繁自督臣以下惟知辦差爲考成之要務而他皆有所未遑及今且州縣不足而及於教職矣夫厚其資給優其陞擢以

効力於公家亦誰不樂就者而臣竊聞道路之言頗以爲畏途者何也母乃出納之際奏銷之例有未盡當其理者歟蓋銀之給於上者經易數四而後至於州縣則恐侵剋之弊未盡絕也小民之應上差役者必徵召於月餘之前聚集守候而後効用於一旦官但案其聽用之日給其廩直則恐賠墊之苦未盡免也當其任者希苟免於目前而彌縫於日後竊恐州縣帑藏所儲未能皆無借動也幸而太平無事故不見其利害耳然臣之愚竊不勝鯁鯁然抱無窮之慮也今我

皇上深悉貪利侵漁之弊特嚴虧空之罰法出而必行

人人曉然知

上意矣如謂皆悍然不顧而甘蹈於法是豈人情殆亦勢有不能已者也夫法行當濟之以恩伏願我

皇上軫念近畿之疾苦曲體官吏之隱情舊例之虛糜者可革也其實不足者似當酌增之庶官吏優裕而小民亦不致重困國帑亦不至空懸是在我

皇上之特恩矣臣又案周官司徒均民之力征辨其車牛可任者是將齊其勞逸也今各州縣所辦其上

下於吏胥之手者亦恐不免伏乞

敕下督臣酌議盡善之法庶官與民皆仰戴仁恩於無既矣臣狂瞽之見不識忌諱干瀆

宸嚴無所逃罪臣謹

奏

十月滌場詩一首另編

散館責難賦

以繩愆糾繆格其非心爲韻

甲戌

古大臣之致主曰勲華其可登維兢兢而業業若
繼繼以承承苟一心之脗合將千古而代興卽事
陳詞初何憚於逆耳因機善導端有似乎引繩臣
慷慨以効忠詎曰恕己量主君殷勤以納諫寧謂
吾力未能昔孟氏之垂訓明臣節之宜虔以難事
而相責欲吾君之仔肩將以爲主德之準必求夫
君道之全如天地之幬載羣生高厚期於相配如

日月之照臨萬物軌度寧可微愆不擇不辭思裨
益於泰山河海曰吁曰咈勤啟迪於廣廈細旃蓋
以臣乃股肱君實元首惟一人之天位獨尊豈百
爾之立心可苟取法乎上詎降格以相從卑論無
高卽撫躬而多負是以當鉅大而必爭探隱幽而
致糾將順其美亦匡救之相參允執厥中知危微
之待剖夫然故君心日以明主德日以茂身修言
道範百世而無慙樂備禮明考三王而不繆以人
爲鑒豈徒見其形容用汝作霖洵可置諸左右蓋
不惟不苦其難而且欲亟資其成就也我

皇上鑒成憲以無愆學古訓而有獲猶勤汝弼之思以

勵交修之益置鞞設鐸觀五聲之在懸明目達聰
喜四門之咸闢所其無逸時致惕於君難罔或不
勤屢殷懷以自責此皆

聖性之自然豈藉臣工之感格若乃有馮有翼汝明汝
爲進冰淵之危詞恍如臨而如履陳帝王之盛軌
爰若驟以若馳已治而憂其未治無師而善以爲
師思文武之規念孫謀之貽厥述堯舜之道儼祖
武以繩其於斯時也何櫻鱗之足戒何苦口之見
揮何脂韋之可尚何骨鯁之羣非何仗馬寒蟬之
可效何折檻補牘之難希以爲易而難者旋至以
爲難而易者已幾蓋觀夫在庭之蹇蹇諤諤彌足

彰

聖治之蕩蕩巍巍是用作千秋之金鏡成

大寶之鴻箴勤補袞以勿替愧撻市之難任慕汲黯之
忠唯願拾遺補過守朱子之學敢忘誠意正心圖
易在思艱寰宇煥珠囊之彩

主聖則臣直朝陽聆威鳳之音

樵夫笑士詩一首

另編

弟子大興黃景緯揆基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一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序一

聖廟樂釋律序

丙午

大樂與天地相應故審音與明時無異理也康熙年間
司天者中西各是其說而不相下廷臣莫能決

聖祖仁皇帝謂不明其理則何以判其爭於是專精研
求於句股乘除之術而數學於以大明於是乎有儀象
考成之書而晦朔弦望無不正合朔中氣無不驗又推
之以定樂而有律呂正義一書不泥古法而獨探天地
閒之元聲爲發千古未發之祕

今上纘緒悉遵循之以爲準

聖明作述此誠極千載一時之盛也已儒者躬被陶
淑之化而不明其理不究其數陽景中天而瞽者不見
震雷動物而聾者不聞不當引以爲深恥乎嘉定錢君
學源塘以名進士爲江寧郡學官春秋二丁釋奠於文
廟其所職也因恭閱祭之樂章與其改宮起調之法而
識其所以變通之由默識神會著爲一書名曰 聖廟
樂釋律凡四卷詳列

昭代所定律呂之度數於首以絲竹爲八音之綱領爲
具著其同異焉以字譜與十二律相配爲明其畫一焉
以及七調之旋宮加減之比例絲竹之遷位無不條析

分明使人易曉更以器有長短厚薄弦有肥瘠當隨其形質以定譜不當執一定之譜以槩夫器同而形異者此尤爲達變之論也錢君以所居之官盡所居之職故其言樂律也不泛及焉然其闡發精微之奧疏證同異之原竄而通之殆亦不外是矣夫天地之氣正而後樂正今者七政齊而八風平協氣芻流休嘉四塞樂之和也卽以理推之而可知也昔孔子歎周文之郁郁而曰吾從周又非徒斤斤守不倍之義而已曩曾見蕭山毛氏所著

皇言定聲錄亦欽承

聖祖論樂之旨今復覩此書是其信從也誠悅服也其

所以導一世之趨而解將來之惑者不皆重有賴也夫

丁小正

杰

校本鄭注周易序

庚子

鄭康成注周易九卷唐書藝文志作十卷至宋崇文總目則僅有一卷而已鼂陳兩家皆不著錄南宋說易家所引用已非全文至於末年四明王厚齋迺復爲之哀輯以成此書明胡孝轅附梓於李氏集解之後故凡已見集解者不錄姚叔祥更增補二十五則

皇朝東吳惠定宇

棟

復加審正蒐其闕遺理其次第益

加詳焉蓋說經之道貴於擇善而從不可以專家自囿況易含萬象隨所取資莫不具足鄭易多論互體繫辭傳曰雜物算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又曰物相

雜故曰文此卽互體之說所自出王弼學孤行遂置不講而此書亦遂失傳王氏蒐羣籍而緝綜之功蓋不細其不能無誤則以創始者難爲功也近者歸安丁小正孝廉復因胡氏惠氏兩本重加攷定舉向來以鄭注易乾鑿度之文羸入者爲聚去之以漢書注所云鄭氏乃卽注漢書者非指康成又於字之傳譌者如小畜之輿說輻當作輶夬之壯于頄當作頽一一正之又王氏次序本多顛錯胡氏惠氏雖迭加更定而仍有未盡今皆案鄭易本文爲之整比復摭補其未備者若干則扶微振墜使北海之學大顯於世此厚齋諸君子之所重有望於後賢者而丁君實克繼之非相違也而相成也豈

與夫矜所獨得以訾警前人之所短者之可比哉余於厚齋所輯若詩攷若鄭注古文尙書及論語若左氏賈服等義皆嘗訂正惟詩攷稍加詳此書雖加瞻涉然精力不及丁君遠甚今覩此本老眼爲之豁然增明歸時攜以諭吾黨之有力者合梓之爲王氏經學五書知必有應者乎至於字音鄭氏時未有反語及直音某字爲某者後人因其義而知其讀或去其比況之難曉者而易以翻切之法以便學者雖非元文要爲根本於鄭不可廢也夫此書收拾於亾佚之餘復經二三君子之博稽精覈而後得以完然無憾百世下讀是書者其寶之

哉

王厚齋輯鄭氏注尚書序 丁酉

鄭康成注尚書九卷舊唐書猶著錄然自隋以來其學
寢微故祕府一失其本而世遂無有傳之者鄭氏之於
書自不及三禮之精書前有孔安國之傳後有蔡九峯
之注故人視鄭氏之亾益不足惜雖然一人之見豈能
盡得事理之精詳而無遺憾眾家之言猶必兼採擇焉
況鄭氏漢之大儒今所傳自詩禮之外若易孝經論語
及此書之注皆寂蔑無聞使後生不見古義豈非一恨
事哉宋厚齋王氏辛勤掇拾於墜失之餘於易輯爲三
卷於論語輯爲二卷於尚書更輯成十一卷尤班班可
考其釋五禮之異於舜典則曰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

於皋陶謨則曰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蓋周監二代
儀文始備於是乎有吉凶軍賓嘉之五禮其源雖皆昉
於唐虞而當其時未必能詳也在巡守則言五等諸侯
朝聘之禮爲切而論其大常則自當以上下各有等衰
者言之其釋金三品爲銅三色古者唯銅之用最廣而
以之作貢必不責以難得之貨孔傳言金銀銅金銀非
民間所常用也他如作服十二章州十二師鄭注皆勝
孔氏他或不皆然則在讀者自擇之耳昔虞仲翔條鄭
解尚書違失事目以奏吳主云顧命康王執瑁古月似
同從誤作同訓爲酒杯洸頰爲濯以爲澣衣成事又古
大篆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昧分北三苗

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於此數事誤莫大焉宜命學官定此三事今考王氏於虞所舉者皆不載入余讀書正義見所引鄭注此書亦閒有漏略者此則余爲補之而他書力未能徧及也鄭氏易近世已梓行矣此書與論語注江寧嚴侍讀用晦長明得自秦中故家欲與王氏所輯左傳賈服義竝爲雕版以傳與吾夫子信好之旨知皆必有當也鄭氏又注尚書大傳朱錫鬯作經義考時謂其已佚而今尚有四卷之書見在德水盧氏所鐫本雖亦未全然必非後人所能僞撰也然則天下之大安知鄭氏所注諸書若尚書若論語若孝經世閒無尚有畱遺者在乎余不禁慨然有餘望焉

尚書大傳考異補遺序

戊寅

尚書大傳三卷宋志猶載之近代學士大夫多不聞有是書吾鄉孫晴川氏

之驥

嘗於羣書中鈔撮蒼萃釐爲

三卷以求合於前志之數其用力可謂勤矣文昭嘗得其書而讀之如洪範五行傳不及文獻通考所載之詳而其閒又有以向歆之文闕入之者與伏生書大不類至若錢耆甫刊仍作戡黎呂刊而又無稟命思欲因其規模少加增損然載籍浩繁非一目所能盡偶有綴緝未必有益於本書也吾宗德水雅雨先生尊經嗜古訪求此書得之吳中藏書家刊而行之文昭得之以校孫氏之書其詳備實勝之至篇目有互異編簡有先後則

皆出於掇拾之餘而非隋唐以來之完書然求其所闕
佚者殆亦僅矣其閒傳寫異同蓋所不免因爲作考異
若干條且念孫氏苦心蒐討不爲無功凡有可以裨益
是書者亦慎取而集錄之以繫於後使有所附以傳焉
孫書召誥傳有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
栗北社唯槐之文蓋本諸白虎通然北史劉芳傳引此
以爲尚書逸篇未必卽是大傳故余作補遺亦不載然
書中如王曰若圭璧及丕天之六律亦逸篇也則此亦
不可遺也故復取以綴於此云

增校王伯厚詩攷序

庚子

曩余於此書增其所未備并以元本補遺各歸本篇錄

成清本爲之跋其後矣自爾以來時復繙閱見王氏於
釋文所載之異同多不引入夫古來傳書不皆畫一卽
釋文本亦與正義本多不相同宋人刻經注疏附以釋
文至其差齟處便改釋文以就注疏之本使非通志堂
所梓宋本經典釋文三十卷具在後之人又安從識別
乎繼又得日本國人山井氏鼎所爲七經考文觀之其
所傳古本往往與釋文所云一作某或作某及正義中
所云定本作某者符同而王氏於異字異義獨不取諸
釋文說者謂王氏意主別三家之異同於毛詩之異文
可從略余向者亦未之採今補採之以廣異聞有陸氏
所據之本有陸氏所云異同之本具別白焉若其明指

以爲非者則不錄也至今書之譌異者不但陸氏時未
有卽王氏亦當未之知也余曩已舉朔月辛卯之譌月
爲日家伯維宰之譌維爲冢兩條矣今更悉數之如何
彼禮矣禮譌爲穠終然允臧然譌爲焉不能辰夜辰譌
爲晨碩大且篤碩譌爲實不可畏也不譌爲亦胡然厲
矣然譌爲爲天降滔德滔譌爲滔降予卿士予譌爲于
又若羊牛下括誤倒爲牛羊家室君王誤倒爲室家小
旻與抑之如彼流泉皆誤倒爲泉流而竹竿之遠父母
兄弟不與淇水在右相協據石經當作遠兄弟父母至
四月之奚其適歸乃朱子從家語訓奚爲何若毛氏則
作爰字其訓爲於與左氏所引正相合凡若此類世人

批經堂文集 卷二
習其讀而昧所從來者比比矣古書所引在末誤以前其又可執以爲異文乎

本朝嚴思菴

虞惇

著讀詩質疑會稽范蘅洲

家相

著三

家詩拾遺於此書亦各有增損然於王氏採用之誤則皆未能盡正而一經移易轉又滋譌近又得歸安丁小雅校本凡王氏之沿譌互異者一一釐革余見而善之亟爲傳錄亦採用嚴范二家之長各著其姓以別之至所引各書本無當篇之名則以余所知者增成之又若日本國之本其異同頗多於釋文所云雖未必全是然要爲中土舊傳之本居多非僻遠之人所能僞撰也亦取以入焉而是書乃可謂完然大備矣噫諸君子之勤

勤掇拾者非欲申三家以抑毛而奪朱也義可斷章辭
無達詁是在善讀者意逆而微會之耳苟其不然卽陳
古以諷一語亦爲禍階致令末世子孫不欲人頌颺其
先世之美而以爲魚藻之義則詩之爲教幾可廢矣豈
古說詩者所能逆料也哉是書本不分卷今以所增益
者多因分之爲四卷云

王伯厚輯古文春秋左傳序

丁酉

文武周公之典章制度於左氏傳尚有可考者其言多
古文其訓釋亦當用古義自晉杜元凱作集解雖曰取
前人之說而會通之然其間輒以其私臆妄易故訓者
多矣其最悖謬者謂天子三年之喪卒哭遂除衰麻更

制諒闇之服以終喪以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爲
證遂以其議定當代之制此其誣經蔑禮不可爲訓明
甚而唐時作正義顧乃棄賈服之舊注獨以杜氏爲甲
其不可通處必曲爲之說而以賈服爲非今賈服本書
旣已不可復見就正義所引謂杜所不取者往往遠出
杜解之上宋厚齋王氏乃於諸書中搜輯補綴賈服外
若鄭康成馬季長王子雍之說咸錄焉匪徒掇拾闕遺
蓋將以正杜氏之失也因十二公分十二卷江寧嚴用
晦從秦中舊家錄此以歸余見而愛之向見吳中惠定
宇氏左傳補注一書亦以古義糾杜之違服其精確錄
而置之篋中有年矣今乃知王氏此書定宇祖父以來

卽相傳有鈔本而外人罕得見余雖往來吳中實不知
惠氏之有此書也頃閱近人余仲林所爲鉤沈而後知
之惟王氏開之於前故惠氏祖孫得益精之於後如邱
賦卒兩之說皆不從杜遂扶以下依服虔作遂跣以下
以爲燕飲解襪之明證一字之異其有關於典制如此
余讀昭元年傳云秦后子享晉侯十里舍車自雍及絳
歸取酬幣終事八反服氏謂十里置車一乘千里百乘
以次相授車率皆日行一百六十里杜氏則謂每十里
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言八反千
里用車八百乘正義從杜難服謂千里之路往還八反
車率日行一百六十里計則一萬八千里雖追風逐日

之足猶將不逮遂謂杜義爲長案正義此駁何其輕脫
不思之甚也十里一乘一反行二十里八反行百六十
里故服以是爲率安得忽生一萬八千里之說輕相嘲
笑乎且其法至元董搏霄實祖之以運糧矣十步一人
負米四斗三十六人行一里日五百反爲二十八里
輕行者半重行者半百里用三千六百人致米二百石
是卽服氏之說可實見諸行事者正義必抑之使不得
與杜氏竝多見其無識也此書雖非全文然學者當愈
知寶愛如惠氏遂能以是成其家學矣必若此庶無負
厚齋扶微繼絕迪後人擇善而從之指意也乎是書本
無序余不自揆旣稍加整比遂僭爲題其端云

春秋五測序

丙申

揆日之度察星辰之行以正時而成歲必稽其元焉必立之法焉而猶有參錯而難合者則其立法疎也故善觀天者不能廢法而要當使法一稟於自然此豈幸其一二偶驗而遂謂吾法之盡善至其不驗則將強天以求合是其爲不可也不甚明哉說春秋者之有例也猶夫觀天者之有法也屬辭比事之爲教也遠矣顧左氏所稱猶爲史官之常例雖其間亦有聖人所不易者然不可卽以爲聖人之所筆削者盡如此厥後諸儒之說莫不知有例而用之不精或偏而不全或常而不變其蔽往往陷於繚繞破碎而使經之義轉晦故夫法不密

則懸象遲速之度不能必其無差也例不精則垂文示教之旨不能必其無失也今戴君敬咸之說春秋也其所以測者五焉蓋謂春秋之文有常有變有互有便有闕斯五者比類求之而各有得例具於文故卽文可以見例且約指古今之說春秋者有四失一曰不赴不書赴則從赴書二曰諱則沒而不書三曰得禮不書凡書皆譏四曰史策舊文仲尼新意此四者其言皆近是昔之人所據以爲說春秋之例然者君謂其不盡然立五測以祛四蔽不必定出己見而亦不必固守成說期於適當而止君之所以爲例者不綦善乎夫觀天者至近世而儀器更精分數更明故其密合亦遠勝於前代蓋

鑒前人之失而順天以求合不偏守一法以測天君也
因文以見例不偏執一例以測聖人其道實有相類者
余是以擬議而爲之說如此君名祖啓上元人乾隆二
十七年鄉貢士今爲關中書院山長

讀大學衍義補膚見序

己卯

前明胡端敏公前發寧王宸濠不軌事以罪去後事驗
得雪復用於時人以是稱之至今而不知其侃侃正論
有關於天下國家之大計者正多也公爲吾邑臨江鄉
人其裔孫以公所著膚見二卷示余屬爲之序蓋公讀
邱文莊大學衍義補而著其所欲設施者如此其中有
云吾嘗於某疏中備陳之則此爲公登朝以後之書也

嘗慨夫世之學者自爲秀才時卽專以決策發科爲念
一旦得志推之無本而措之無術鮮不爲國家病夫士
當其困窮里巷其於朝廷政事之得失容或不能盡知
若旣已在其位矣於事有所不便令有所難行疾苦之
所致禍患之所伏豈可以不知旣知之則當思所以處
之思處之則必取古人之良法美意而推擇用之然彼
溺於富貴者旣不足以語此其少欲有爲者又或囿於
一偏之識不知通變之宜違古而失泥古亦失國家何
賴焉若公此書或增成文莊之義以爲必可行或摘挾
其弊以爲必不可行文莊之以微文見意與其所遷就
而不敢言者公則一一引伸而別白之余讀公之書而

歎公之識微知著其議論平正通達實過文莊遠甚何以明之史稱文莊性褊狹與劉健王恕不相能御史言事不合意輒面斥之公有是乎方大禮議起之時公家居持論頗與張璉桂萼合然終身未嘗與之比迨諸君子廷杖而公復上書諫其虛衷觀理庶幾可與其中立而不倚矣且卽其書求之邱氏言敬大臣而公則以爲體羣臣亦當詳也邱氏極論周官安富之道而公則以爲今有司之爲富家役者亦多也邱氏欲以餘田準丁謂如是則丁不匿而公則以爲是教之使匿也邱氏旣知鈔法之不便而又欲強立一法以必其行公則以爲斷然不可行也邱氏有取於董搏霄運糧之法而公則

以爲如其言百里當用三千六百人日遞米二百石實
計人日運米五升五合餘耳柰何以爲便而取之殆未
之思也至若宦官近習之弊在當時所宜救正者事孰
大於此而邱氏無一言及之公獨危言正論一無所撓
此尤爲人所不易及者余故以公爲過於文莊非私言
也夫以公之通曉治體如此而於論治河也猶曰身未
親歷未敢以爲必然其論西番也亦如是不諱其所不
知然則是惟無言言則必明見其可行而後從而言之
此豈與世之以冥冥決事者可同日而道哉學者讀是
書當知古人仕學之不苟而求其所以用心雖處極盛
之朝瞿然思所以爲持盈保泰計者亦致不可忽也文

莊之書世多有得是書輔而行之不益盡善而無弊乎
書之以諗天下之留意於治道者

中庸圖說序

丁亥

文弢弱冠執經於桑歿甫先生之門聞先生說中庸大
義支分節解綱舉目張而中間脈絡無不通貫融洽先
生固以爲所得於朱子者如是蓋先生少師事姚江勞
麟書史先生勞先生之學一以朱子爲歸躬行實踐所
言皆見道之言雖生陽明之里餘燄猶熾而獨卓然不
爲異說所惑先生信從既久固宜其言之與朱子悉相
脗合而文弢亦幸得竊聞緒餘於按試寶慶日諸生循
例講書有以君子中庸一章進講者與吾素所聞於吾

師者未有合也。因舉吾師之說以爲諸生正告焉。既有以所著中庸圖說來質者，則新花生員劉光南也。其所解平易切實，多與吾舊所聞合。而又本朱子相當相對之語以爲之圖，不知者或以爲穿鑿破碎，而吾獨喜其一本於自然，初非私意小智之所能爲也。及入試，劉生又冠其曹，其文能以理勝，迥異乎矜才使氣以求見長者。蓋信其有得於儒先之旨深也。吾房師漢陽孫楚池漢先生嘗寓書教文，昭宜昌明理學，毋務華而棄實，顧所至殊不易得。旣得劉生，亟舉以告先生，索其書於今月始齎以往。使者尚未返，不知於先生意何如。適劉生遠來，索序歲云暮矣。姑且以文昭所見者塞其請，歟。甫

先生遠在浙江異日將并寄是書以求正必待兩先生許可而後乃可爲是書增重也

新刻古文孝經孔氏傳序

丙申

表章遺書莫先於經近代之僞撰者若張商英古三墳書吾衍晉文春秋楚檣杙豐坊子貢詩傳申公詩說之類其言舉無可采而好事者爲傳之此則過也然如張霸之百兩篇時君旣知其僞撰矣而愛其文辭亦使之流傳於世連山歸藏古無著錄而隋唐志始有之今見於諸書所引用者其文類斑駁可喜子夏易傳見於陸德明孔穎達李鼎祚所引者於訓詁名物爲詳相傳以爲張弧僞作弧唐人也孔陸諸人寧有不知而冒輕相

承用乎此必有所由來然如今通志堂之所收者則又并非張弧之舊矣使此數書而在亦焉得不爲傳之孝經有古今文鄭康成注者今文也孔安國傳者古文也五代之際二家竝亾宋雍熙中嘗得今文鄭氏注於日本矣今又不傳新安鮑君以文篤學好古意彼國之尚有是書也屬以市易往者訪求之顧鄭氏不可得而所得者乃古文孔氏傳遂攜以入中國此書亾逸殆及千年而一旦復得之此豈非天下學士所同聲稱快者哉鮑君不以自私亟付剞劂而以其本示余余按傳文以求之如云閒居靜而思道也則陸德明引之矣脫衣就功曩其肌體云云則司馬貞引之矣上帝亦天也則王

仲邱引之矣其文義典核又與釋文會要舊唐書所載一一符會必非近人所能撰造然安國之本亾於梁而復顯於隋當時有疑爲劉光伯所作者卽鄭注人亦疑其不出於康成雖然古書之留於今日者有幾卽以爲光伯所補綴是亦何可廢也蓋其文辭微與西京不類與安國尚書傳體裁亦別又不爲漢惠帝諱盈字唯此爲可疑耳漢桓譚唐李士訓皆稱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言今止一千八百六十一言此則日本所傳授前有大宰純序所謂不以宋本改其國之本是也唯是章首傳云孔子者男子之通稱也仲尼之兄伯尼十五字斷屬譌誤因下有曾子者男子之通稱一語而誤曾爲孔

當爲衍文仲尼之兄自字孟皮安得與仲尼同字且於
本文亦無所當此當爲後人羈入無疑余所以致辨者
恐人因開卷一二齟齬遂并可信者而亦疑之則大非
鮑君兢兢扶微振墜之本意矣故備舉其左證於前以
明可信且尚書傳朱子亦以爲不出於安國安在此書
之必與規規相似也然其誤入者則自在讀者之善擇
矣德水盧氏嘗刻尚書大傳周易乾鑿度等書流布未
廣其家被籍之後板之在否不可知此皆漢氏遺文好
古者所當愛惜若能與此書竝壽諸梓以爲眾書冠冕
譬之夏彝商鼎必非柴哥官汝之所得而齊量矣前朝
所刻書多取僞者今皆取其真者不益以見

國家文教之美 朝野相成爲足以度越千古也哉

鄭氏注論語序

丁酉

康成注論語十卷自周齊至隋盛行於人間唐書猶著錄至趙宋始不以入志則書之亾也其在五代之際乎金陵嚴侍讀用晦自秦中歸從三原王端毅後人處鈔得王深寧所輯古文尚書鄭氏注古文左傳賈服各家義而此書亦其所編綴者也鄭氏注在今日誠如椎輪耳使其書尚在舉業家亦必不好而志古之士要不忍使其墜遺深寧叟勤勤搜採於亾佚之餘釐爲兩卷此書之不終泯王氏之力也其訓不時不食謂一日之中三時食不時謂非朝夕日中也於人而無恆不可以作

巫醫則謂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以子貢方人謂謗人皆與朱子義異然亦未嘗不可以備一說也王氏又嘗輯鄭氏易及詩攷世多有其書而此三書卽吾鄉藏書家亦未備故浙江通志中亦未以之入錄侍讀一見而傳其本以歸可謂知所寶矣余次第錄之適此書先竣遂序其緣起如此

孫詒穀曰此三書非深寧所輯疑惠定宇託名也

孟子章指序

丁酉

漢趙邠卿爲孟子章句其題辭又有云章別其指者蓋隨文訓釋之外每章撮其大指而爲之辭於是有章指之目李善注文選出師表引之又王伯厚云章指引論

語曰力行近仁誤以中庸爲論語鼂子止讀書志云孟子十四篇趙岐注又云爲章指是則唐宋人咸知有章指也自僞作孫宣公孟子疏者掠取其文入於疏首又不能全載而多所更易乃於趙氏本所有者則徑削去之至所引故實閒爲疏其所出且於恥之於人大矣章略著之云凡於趙注有所要者雖於文段不錄然於事未嘗敢棄之而不明疏雖爲此言亦不云是章指自經削去之後於是人罕知有趙氏之章指矣且疏旣刪其全文而但釋其一二字句使後人讀之茫然不知其何屬甚矣作疏者之謬妄也朱子集註孟子於王之臣章小弁章求則得之章所引趙氏皆出章指而後人或以

爲總注此皆未之深考也宋時嘗以四科優劣之差命題今見於有事君人者章指中是書之在前代昭灼如此而今乃任其若滅若沒可乎乾隆辛巳之歲借得毛斧季所臨吳匏菴鈔本孟子注始見之而末二卷尚闕越十有六年而後覩其全焉恐友朋中未必皆見是書故別鈔之以傳又篇敘一篇世亦不多見故引以冠其首其題辭與注世自有本而今之注亦頗與吳本有異同雖亦當考正然今不暇及者以急於扶微繼絕故也讀者當與我共寶之乎

重雕經典釋文緣起

此書雕版行於海內者止崑山徐氏通志堂經解中有

之宋雕本不可見其影鈔者尚閒儲於藏書家余借以
校對則宋本之譌脫反更甚焉當徐氏梓入經解時其
撲塵掃葉誠不爲無功然有宋本是而或不得其意因
而誤改者亦所不免且今之所貴於宋本者謂經屢寫
則必不逮前時也然書之失真亦每由於宋人宋人每
好逞臆見而改舊文如陸氏雖吳產而其所竄輯前人
之音則不盡吳產也乃毛居正著六經正誤一書譏陸
氏偏於土音因輒取他字以易之後人信其說遽以改
本書矣又凡切音有音和亦有類隔陸氏在當時或用
類隔未嘗不可以得聲而後人疑其不諧亦復私爲改
易注疏本多有之幸本書尚無恙然其浸淫以疑惑後

人者不少矣古來所傳經典類非一本陸氏所見與賈
孔諸人所見本不盡同今取陸氏書附於注疏本中非
強彼以就此卽強此以就彼欲省兩讀翻致兩傷又本
書中如孝經論語爾雅多以校者之詞羸入之今雖不
遽刪削唯略爲之閒隔使有辨焉唐人經典多不全用
說文陸氏意在隨時不取駭俗此書中間亦引許氏以
正流俗之非而不能畫一信從且有以俗字作正文而
以正體爲附注者至其點畫之閒亦每失正觀唐人石
經及五經文字所載皆是習相沿用今亦仍而不革庶
乎不損本真然於六朝人所用甚鄙俗字陸氏固未嘗
闕入也余念此書闢經訓之蓄畬導後人以涂徑洗專

已守殘之陋匯博學詳說之資先儒之精蘊賴以畱俗
本之譌文賴以正實天地閒不可無之書也而年來流
傳漸少學者不能盡見因爲之手校重雕第以遲暮之
年精力慮有不周刻成猶再三校目幾爲之昏弗恤也
其文舊皆連屬今審其可離者離之以便觀者書中是
非及今所因革以嘗所聞於師友者別爲攷證附於當
卷之後不以殺亂本書時 乾隆五十有六年歲在重
光大淵獻九月旣望書於常州龍城書院之取斯堂

九經古義序

癸巳

九經古義十六卷吳徵士惠松厓棟先生之所著也凡
文之義多生於形與聲漢人去古未遠其所見多古字

其習讀多古音故其所訓詁要於本旨爲近雖有失焉者寡矣唐之爲釋文爲正義者其於古訓亦卽不能盡通而猶閒引其說不盡廢也至有宋諸儒出始以其所得乎天之理微會冥契獨闢窔奧不循舊解其精者固不可易然名物象數聲音文字之學多略焉近世學者安於記誦辭章之習但知發策決科爲務與之言古訓駭然以爲迂晦而難通塞耳而不能聽也嗟乎此學問之所以日入於靡爛而有終身讀書不識一字之誚也乎今讀徵君此書單詞片義具有證據正非曲徇古人後之士猶可於此得古音焉求古義焉是古人之功臣而今人之碩師也爲性理之學者或視此爲糟粕然虛

則易岐實則難假承學之士要必於此問塗庶乎可終
身不惑也余十數年前見是書卽爲之商略體例校訂
譌字而還之徵君之子承緒洎余自湖南歸復從乞借
鈔攜之京師嘉定錢學士莘楣大昕歷城周進士書愚
永年各錄一本以去而余轉鹿鹿未能卒業至今春賴
友朋之力始得錄全計元本之在余篋中又五年所矣
書此以見歲月之空馳而讀書能不閒斷誠難也且以
志余媿云時 乾隆三十八年仲春旬有二日

弟子上元孫邦杰漢賢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

抱經堂文集卷第三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序二

吳槎客子夏易傳義疏序 乙卯

聖門之傳經多出於子夏經十有三而不由子夏氏之門所傳授者蓋僅二二而已顧今自儀禮喪服傳之外無他焉劉向七略載有子夏易傳漢志不著錄隋志載其書二卷注云已殘闕然隋唐之際作釋文及正義尙多引其說則其書雖闕而未盡亾也於後乃有張弧者作王道小疏而亦假子夏傳之名裒然成十一卷案之唐初人所引無一相合者世雖疑而不信而於二卷之

殘闕者片言斷句亦都不復畱意此世之所以知此書者鮮也子夏爲人篤信謹守其教門人小子必以洒掃應對進退入故其於易也一切陰陽變化性命道德之旨每不輕言其所訓釋止於名物字義之間蓋易非難知其言明白顯著故可以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愚夫婦皆可領解故不煩說也後人之於易往往窮高極深恍忽不可爲象而其流極且墮於元虛彼其視子夏之言淡乎其無味也固宜不知此正其篤信聖人而猶是教人不躐等之意也其所訓釋頗與爾雅相近唐之一行宋人張舜元洪慶善俱嘗爲之解而今失傳海昌吳君槎客乃復起而緝綜之爲之疏通證

明以薛虞記遵暢傳意者也亦取而繫焉書成二卷名曰義疏其見於唐人釋文正義集解及初學記太平御覽等書所引者此皆灼然可信采擇無或遺至宋元而來諸家亦或援引及之若吳艸廬與明之二楊時喬未必皆由臆造當得之唐以前書中然皆不著所本學者究疑而未盡信也槎客不以篇幅稍狹之故而汎濫及之其見卓矣槎客謹飭人與子夏之學極相近宜其於此有深契焉是將於易闢荆榛而堙鴻水又不僅爲西河氏之功臣已

李旣方補李鼎祚周易集解序 乙卯

漢儒解易之書至多今皆不可得見唯唐資州李氏所

著易傳集解中采取三十餘家後之學者猶得以見其崖略李氏之爲此書未嘗執己之意以決擇諸家而去取之也故凡異同之說往往竝載不遺如夬之九五引荀爽說莧陸二菜也又引虞翻說謂莧說也陸和睦也旣濟之禴虞翻謂夏祭也崔憬曰春祭如此之類不可以徧舉又如小過彖辭引虞翻說離爲飛鳥震爲音以或指卦象二陽在內四陰在外有似飛鳥之象爲俗說矣乃至彖傳又引宋衷說則固虞翻之所斥爲俗說者而亦具載之若必爲一家之言則所取者轉狹而已之所非安知不爲人之所是設使由我削之而遂泯焉不復傳於後世豈不大可惜乎近元和惠定宇其講易實

宗漢學凡所援引多取材於是書甚矣李氏之大有造

於天下後世之學者也今秀水李君既方

富孫

好讀易

所經眼者不下百餘種而深斥圖說之附會穿鑿擯不欲觀其所深嗜者漢儒之學求漢儒之學則唯資州李氏一編爲菁華之所聚既已朝夕寢饋於斯而復於其三十餘家之說之尙有未經採入者更爲之搜羅薈萃錄成得六十餘番蓋幾於一字不遺矣然采取雖博而於元明人之所稱引概不及焉是其命意高而用力勤又加之以謹嚴述之之功遠倍於作今學者多知寶資州之書則安得不併寶是書剗刷之事是所望於賢而有力者吾安得亟見其成以與天下學士共讀之爲快

乎

校本韓詩外傳序

庚戌

齊魯韓三家詩雖皆失傳而唐人經義及類書所援引
唯韓獨多其內傳亦僅見一二若外傳固未亾也漢志
本六篇隋志則析而爲十非有所增益也其得流傳至
今者豈非以文辭贍逸爲人所愛玩故哉顧傳本雖多
而譌脫亦往往相似吾友武進趙舍人億孫懷玉既取
數本校之又取其與諸書相出入者參互考證擇其是
者從之其義得兩通則仍而不革慮其損眞也又諸書
所引亦尙有出於此書之外者復爲之博綜以繫於後
蓋自有雕本以來至今日而譌者正脫者補闕者咸稱

快焉余亟慙愿付梓公諸同好因綴數言於簡端夫詩
有意中之情亦有言外之旨讀詩者有因詩人之情而
忽觸夫己之情亦有己之情本不同乎詩人之情而遠
者忽近焉離者忽合焉詩無定形讀詩者亦無定解試
觀公卿所贈答經傳所援引各有取義而不必盡符乎
本旨則三百篇猶夫三千也外傳所稱亦曷有異哉善
讀者融會而貫通之將孔子所謂告往知來孟子所謂
以意逆志舉可於斯參觀焉爾中間或亦有里俗之言
不盡歸典則者鑒別之明當自求之要其格言古訓之
釐然有當者正多也然則此書蓋可以廢乎哉 乾隆
五十五年端午日序於常州之龍城書院

春秋內傳古注輯序 丁未

春秋三傳左氏最後出鍾歆欲立學官諸儒多不冝置對蓋因陋就簡自古已然唐時貢舉之法習小經中經兼一大經於是人皆習禮記而不習左氏傳以左氏文繁故也至於先儒訓釋亦代廢代興漢東京以來陳元鄭眾賈逵馬融延篤彭汪許淑潁容之徒皆傳左氏而鄭及賈服爲最著季長則謂賈精而不博鄭博而不精合之則無以加矣魏則賈服盛行晉時唯傳服義而杜預之注亦立國學至隋杜氏盛行而服義遂微蓋左氏謂之古文春秋其中多古字古言漢人尙能通之及乎年祀緜邈耳目益所不習於賈服所釋格乎不相入而

唯喜杜說之平易近人相與尚之唐時作正義遂專取杜氏一家此外多所訾警以致精誼美言弃之不復甚惜後人無由得見全書此可爲浩歎者也東吳嚴子豹人蔚其治經也深懲專己守殘之陋而於左氏用功尤深始灼見杜氏之弊有違禮傷教者有肆臆妄說者慨然思漢人之舊於是凡唐人正義及史漢三國舊注與夫唐宋人類書所引綜而緝之賈服兩家而外若王肅之注孫毓之異同略京相璠之土地名雖已竝佚偶有一二言之見於他說者亦不忍棄也蓋當古學廢墜之後而幸有不盡澌滅者與其過而弃之也毋寧過而取之以扶絕學以廣異誼俟後之人擇善而從斯可矣何

庸先以一己之見律天下後世哉斯則嚴子兼收並錄之微情也今天下好古之士多於前時嚴子此一編出吾知善學者必能因此以定所宗而復推類以盡其餘安知夫賈服之不復生於今日也是則嚴子之爲功大矣其或以爲斲爛而不之貴是所謂嘉肴弗食者也又烏足與之論學問之事哉 乾隆五十有二年五月序於鍾山書院之須友堂

儀禮注疏詳校自序

乙卯

乾隆庚申之歲吾師桑磬甫先生講學於湖上之南屏秀水盛庸三世佐實從之遊余館於城中不能與其學而往還恆數焉見其手儀禮一經寔眾解而研辨之於

其節次亦時有更易以其所爲說質於先生定而後各
條疏於經文之下余見而好之亦欲從事於斯而家無
此書遂輟不爲庸三以戊辰成進士余時亦在京師因
索其向所著則已褻然成書因得縱觀焉歎其精鑿實
有出於昔人之上者顧其文繁力不能倩人鈔錄庸三
旣得滇南縣令缺旋出京蓋余之於此經其萌芽實於
是乎始後更無有人相爲提唱者則亦遂已庚子入京
晤程菴園太史晉芳言於此經已得十一家之本將爲
之甄綜而疏通之則又躍躍然以喜是時余年六十有
四距庚申已四十年稍得見諸家之本往往有因傳寫
之譌誤而遂以訾鄭賈之失者於是發憤先爲注疏校

一善本已錄成書矣既而所見更廣知鄭賈之說實有
違錯凡後人所駁正信有證據知非憑臆以蕪勝於前
人也因復亟取而件繫之向之訂譌正誤在於字句之
閒其益猶淺今之糾謬釋疑尤爲天地閒不可少之議
論則余書亦庶幾不僅爲張淳毛居正之流亞乎夫前
人有失後人知而正之宜也若其辭氣之間有不當過
於亢厲者此則微爲削之今定書之摠名惟曰儀禮注
疏詳校不加以辨駁之辭若是庶無得罪於先賢乎庸
三之書名曰集解滇之大吏委以解銅至儀徵而卒遂
無從更見其書此書中僅載一兩條猶是昔年之簡錄
者也藪園相晤之明年余至山西旋聞其卒於秦中所

欲爲者殆亦未就獨余以不肖軀尙畱世間今年已七十有九矣回憶南屏初見是書時去之五十餘年而始得成是編不可謂非幸也已

重校方言序

壬寅

方言至今日而始有善本則吾友休寧戴太史東原氏之爲也義難通而有可通者通之有可證明者臚而列之正譌字二百八十一補脫二十七刪衍字十七自宋以來諸刻洵無出其右者乾隆庚子余至京師得交歸安丁孝廉小雅氏始受其本讀之小雅於此書采獲裨益之功最多戴氏猶有不能盡載者因出其鈔集眾家校本凡三四細書密札戢善行閒或取名刺餘紙反覆

書之其已聯綴者如百納衣其散度書內者紛紛如落
葉勤亦至矣以余爲尙能讀此書也悉舉以畀余余因
以考戴氏之書覺其當增正者尙有也劉歆求方言入
錄子雲不與故藝文志無之乃班氏於雄本傳舉其所
著書亦闕方言世不能無疑考常璩華陽國志載雄書
凡太乎法言訓纂州箴反離騷皆與傳同而不及四賦
乃云典莫正於爾雅作方言此最爲明證應邵而下稱
引日益多而是書遂大著其卷數則歆書中云十五卷
郭景純序亦云三五之篇隋唐以下志皆云十三卷并
合與遺脫不可知然定在郭注之後宋志又云十四卷
當因劉歆書與雄荅書向附在簡末者亦別爲卷而并

數之也雄識古文奇字嘗作訓纂篇今不傳趙宋時書
學生亦令習方言則方言中字其傳授必有自如家齋
赤齊傳舉之類凡舊所傳本皆然考之漢隸亦有證據
正不必執說文之體以盡易之又其中有錯簡兩條亦
尙有字當在上條之末而誤置下條之首及不當連而
連者有過信他書輒改本文者注及音義又有遺者誤
改者余以管見合之丁君校本復改正百廿有餘條具
著其說可覆案也郭氏注爾雅三卷外又有音一卷則
知此書之音亦必不與注相雜廁後人取便讀者遂併
合之以郭音古雅難曉又附益以近人所音如通志載
有吳良輔方言釋音一卷此書當有摭摭及之者余欲

使注自爲注仿劉昭注補續漢志之例進郭注爲大字而音則仍爲小字雖未必卽還景純之舊觀然要使有辨焉爾至集各家說及文昭之說上又加圓圍以隔之戴書已行世故唯錄其切要者舊本又有云字一作某者疑出於鼂公武子止案鼂讀書志云子傳方言本於蜀中後用國子監刊行本校之多所是正其疑者兩著之據斯言則知爲鼂氏所加無疑也予嘉丁君之績而惜其不登館閣書成不得載名於簡末世無知焉又其所緝綜者紛綸參錯不易整比久久將就散失不愈可惜乎故以餘閒爲成就之如此丁君名杰今已成進士待學博士闕於杭州其學實不在戴太史下云

段若膺說文解字讀序

丙午

文與字古亦謂之名春官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秋官
大行人九歲屬瞽史諭書名名者王者之所重也聖人
亦重之是以曰必也正名乎鄭康成注周官論語皆謂
古者謂之名今世謂之字字之大端形與聲而已聖人
說字之形曰一貫三爲王推一合十爲士儿仁人在
人下故詰屈黍可爲酒禾入水也牛羊之字以形舉也
視犬之字如畫狗也此皆以形而言也其說字之聲曰
烏昉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爲烏呼狗叩也叩氣吹以守
粟之爲言續也貉之爲言惡也皆以聲而言也春秋時
人亦多能言其義如止戈爲武反正爲乏皿蟲爲蠱二

首六身爲亥皆見於左氏傳故孔子曰今天下書同文
知當時尙無有亂名改作者自隸書行而篆之意寢失
今所賴以見制字之本源者惟漢許叔重說文而已後
世若邯鄲淳江式呂忱顧野王輩咸宗尙其書唐宋以
來如李陽冰郭忠恕林罕張有之流雖未嘗不遵用而
或以私意增損其閒則亦未可爲篤信而能發明之者
逮於勝國益猖狂滅裂許氏之學寢微我

朝文明大啟前輩往往以是書提倡後學於是二徐說
文本學者多知珍重然其書多古言古義往往有不易
得解者則又或以其難通而疑之夫不通眾經則不能
治一經況此書爲義理事物之所統竅而以寡聞尠見

之胸用其私智小慧妄爲穿鑿可乎吾友金壇段若膺
明府於周秦兩漢之書無所不讀於諸家小學之書靡
不博覽而別擇其是非於是積數十年之精力專說說
文以鼎臣之本頗有更易不若楚金之本爲不失許氏
之舊顧其中尙有爲後人竄改者漏落者失其次者一
一考而復之悉有左證不同凡說詳稽博辯則其文不
得不繁然如楚金之書以繁爲病而若膺之書則不以
繁爲病也何也一虛辭一實證也蓋自有說文以來未
有善於此書者匪獨爲叔重氏之功臣抑亦以得道德
之指歸政治之綱紀明彰禮樂而幽通鬼神可以砭諸
家之失可以解後學之疑真能推廣聖人正名之旨而

其有益於經訓者功尤大也文昭老矣猶幸得見是書以釋見聞之陋故爲之序以識吾受益之私云爾

聲音發源圖解序

癸巳

此句曲潘氏一家之學也成是書者融如名己萬字也其大父孝成氏發其端其父亞才氏引其緒而今乃成於已萬之手噫其爲功也勤矣古今之譜聲者有二有三有四有五有七而是書則分三陰三陽爲六聲夫陰與陽平與仄之爲二聲也發送收之爲三聲也平上去入之爲四聲也啞平啞平上去入之爲五聲也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爲七聲也前人之論詳矣獨未有言六聲者言之自潘氏始其序則先上次平次舒又上去

入繼之是爲六聲謂初平之上聲爲濁音自三代後寢
失其傳遂與初仄之上聲一列而無以別獨今樂人之
歌曲其發端必用初平之上聲則自然之理於斯尚可
驗也於是演之爲二十五韻一百二十五分音八百五
十位五千一百聲各爲圖而系之以解甚矣己萬之能
守其家學也吾嘗聞西域貴耳中國貴目貴耳故以能
審音者爲賢貴目故以能識字者爲賢字母所以辨聲
雖多寡不同而大較多出於西土然中國之達於音者
或分之或合之則未嘗不卽其說而益求精焉安在其
獨貴目乎且彼西域之所以詫於中國者則以其致力
也專故其精之也易潘氏父子祖孫皆研習於是彼西

土之人豈復能遠過乎吾知其必不苟異於前人也審
矣自吾來鍾山悼世人字體之不正欲以說文救其失
而俗學迷昧安於所習其能從吾言者蓋寡夫點畫有
定質者也豈若聲音之微渺而難係者乎而沿譌襲謬
謂辭苟足以達意而已奚取於是拘拘者今已萬乃欲
以一家之學律萬有不齊之音是猶資章甫以適越也
吾恐閱者未一二紙而已欠伸思睡矣然苟執此以詫
西域之人以雪中國有目無耳之說不得於此必得於
彼惡在其可廢也因其求序遂書此以歸之

雕洪景伯不全隸韻序

甲寅

汪君太完得宋榻洪景伯隸韻已不全止第三卷下平

聲上第八卷去聲下計此書當有十卷今僅得五之一
耳景伯氏之序隸釋也曰旣法其字爲之韻復辨其字
爲之釋則隸韻當成在隸釋之前今隸釋之書尙不絕
於世太完之兄又重雕以行傳益廣矣唯隸韻見之者
尠或已疑其失傳今太完得其不全之本而追溯其所
由則

世祖嘗以賜商邱相宋文康宋之後人爲豪所奪繼遭
斥賣市司不能各歸其部零星散售故太完所得僅此
而其餘不知歸誰氏矣汪君之意必欲得其全而後快
若徒祕藏之則人無從而蹤跡之將離者遂不可復合
此書爲前哲精神所繫必尙在天地間故立意卽刻此

二卷以傳示海內苟得其餘本者或力能則取汪君之書摹刻於其所藏本而書全或卽以其所藏畀汪君使摹刻之而書亦全余亦日夜望之夫是以表白其意而亟爲海內告也夫隸生於篆篆有說文蓋集倉雅之學而成自程邈始爲隸書而賈魴以三倉之書亦皆爲隸字漢人碑版大率用隸爲多篆書難成隸書易就以故其傳浸廣後人於繁者刪之疎者補之字益多於前矣徐楚金嘗以說文纂爲韻譜以便檢尋顧說文自小篆之外不過兼載古文籀文其他異同亦僅一二而已繼之者夏英公之古文四聲韻於是篆書亦汎濫矣隸書至猥多尤不可不有所薈粹景伯氏始奮然採輯而爲

此書當時所見榻本自比今之闕壞尙少故其所見也博其摹之也真卽其中有彼人自出新意變亂古法者寧過而畱之以待夫學者之自擇或乃槩譏隸爲俗書之所自始考酈元水經注人有發古冢其棺前和題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唯三字是古餘皆隸字則自周以來隸已與篆竝行安可專歸咎程邈哉近世有顧藹吉者爲隸辨一書亦以四聲分之未知本於洪氏邪抑闇與之合也吾嘗閒取以校隸釋頗有點畫不同者然以吾意推之隸釋傳錄不一手若洪氏所手摹必無失真者洵乎此書之不可令其當吾世而遂湮沒也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吾於太完卜之已

乾隆五十有九年

十月十七日同里人盧文弨書

校刻白虎通序

甲辰

乾隆丁酉之秋故人子陽湖莊葆琛見余於鍾山講舍攜有所校白虎通本此書譌謬相沿久矣葆琛始爲之條理而是正之厥功甚偉因亟就案頭所有之本傳錄其上舟車南北時用自隨并思與海內學者共之在杭州楷寫一本畱於友人所在太原又寫一本所校時有增益後又寫一本寄曲阜桂未谷今年家居長夏無事決意爲此書發雕復與二三友人嚴加攷覈信合古人所云校書如讎之旨凡所改正咸有據依於是元明以來譌謬之相沿者幾十去八九焉梓將畢工海寧吳槎

容又示余小字舊刻本其情性篇足以正後人竄改之
失蓋南宋以前本也與其餘異同皆於補遺中具之此
書流傳年久間有不可知者闕之然要亦無幾矣因撮
其略爲之說曰事必師古而古人又誰師哉道之大原
出於天古人凡事必求其端於天釋尙書者於稽古有
異說余以爲稽攷古道古道卽天也天何言哉稽攷古
道是乃堯之所以同於天也古之聖人凡命一名制一
事曷嘗不本之於陰陽參之於五行原其始以要其終
窮則變而通則久其有不知而作者乎必無是也讀是
書可以見天人之不相離而凡萬變之相嬗乎前無一
非出於自然者曾私智小慧之可得與其閒哉顧說之

不免有岐者何也天體至大仁者見仁知者見知昭昭
之天何莫非天當時天子雖稱制臨決而亦不偏主一
解以盡繩眾家之說此猶吾夫子多聞見而擇之識之
之意云爾世有善讀者則此書之爲益也大矣倘泥其
偏端掩其全美而輒加以輕詆夫豈可哉若夫是書之
緣起與歷代相傳卷帙異同之數則具見於葆琛之所
爲攷余又奚贅 乾隆四十有九年九月旣望東里盧
文昭書於太倉州之婁東書院

弟子蘭谿柳兆勳書旂校